

趙松雪全集

王桐題



趙松雪全集

王恂題

趙松雪全集

北平王桐題



海左書局
校正刷印

吳興趙子昂與余交十五年凡五見每見必以詩文相振激子昂才極高氣極
爽余跂之不能及然而未嘗不為余盡也最後又見於杭始大出其平生之作
曰松雪齋詩文集者若干卷屬余評之余惟人之各以其材自致於世必能相
及也而後相知必相知也而後能相為言余於子昂不相及而何以知何以言
乎子昂曰雖然必言之余曰必言之則就吾二人之今所歷者請以杭喻浙東
西之山水莫美於杭雖兒童婦女未嘗至杭者知其美也使之言杭亦不敢不
以為美也而不如吾二人之能言何者吾二人嘗身歷而知之而彼未嘗至也
他日試以其說問居杭之人則言之不能以皆一彼所取於杭者異也今人之
於詩之於文未嘗身歷而知之而欲言者皆是也幸嘗歷而知之而言之同者
亦未之有也子昂未弱冠時出語已驚其里中儒先稍長大而四方萬里重購
以求其文車馬所至填門傾郭得片紙隻字人人心愜意滿而去此非可以聲
色致也而子昂豈謂其皆知我哉故古之相知者必若韓孟歐梅同聲壹跡綢
繆傾吐而後為遇而後世乃欲望此於道途邂逅之間則又過矣余評子昂古
賦凌歷頓迅在楚漢之間古詩沈涵鮑謝自餘諸作猶傲睨高適李翱云子昂

自知之以為何如大德戊戌仲春既望剡源戴表元序

元趙文敏公松雪齋集十卷公于仲穆所編次至元間刊於花溪沈氏外集一卷亦沈氏家塾所刊也 家大人舊有抄本近從長洲友人家獲借先朝文博士壽承所藏原刻本校正其譌缺復裒他書及石刻所載合之家藏墨跡為續集一卷其行狀謚文仍列卷末而弁元史本傳於集首以備叅攷云世所稱元四家曰虞楊范揭而不及文敏向頗疑之及讀南軒輟耕錄述虞伯生先生嘗以所作詣公有句云山連閣道晨留輦野散周廬夜屨公曰美則美矣若改山為天野為星則尤美虞先生深服之故國朝之詩稱虞趙楊范揭焉九成先生為趙氏之甥其考据固與耳食者異又述伯生嘗評三公詩而自負為漢廷老吏竊意四家之稱實沿於此而楊公仲弘所作公行狀自言受業於門者垂二十年虞公詩法又自楊公啟之於文敏皆為代興或故人所叩擊伯生所評論第及其同時才名相雄長之人而止而世遂沿之曰四家云爾若以有元一代之詩論之當自文敏公始無疑也又嘗考宋潛溪先生集稱有元盛時以文章名天下者曰虞歐范揭其所舉四家與世所稱者又異蓋持指荆楚之士言耳他日作公像贊乃云文運中微頽波日靡公起東南作天一柱又云三百年

間西東萬里雄鳴一代如公者幾公貌如玉公文如金變化莫測照耀古今潛溪手定元史於中原文獻之傳至悉而歛衽於公若此則公文實為有元一代作者之倡又無疑也公書畫並造神境家大人嘗教廉學書從松雪入有規矩可守然後徐議晉唐耳又曰須得公筆力逐貌失神流於姿媚昔人所謂奴書也廉退而臨摹媿未肖公一二讀公遺文益切嚮往今世松雪翁帖家置一本而是集未獲流布深為藝林憾事因鳩工重鋟以廣其傳其他碑板文字為集中未載者多有不敢輒為增入以失當時決擇之意獨詩與題跋雖公不經意處皆可玩味別加編輯以續於後若見聞所未及則以俟博雅君子康熙癸巳九月重陽前一日海上後學曹培廉拜題於城書室

元史本傳

趙孟頫字子昂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後也五世祖秀安僖王子偁四世祖崇憲靖王伯圭高宗無子立子偁之子是為孝宗伯圭其兄也賜第于湖州故孟頫為湖州人曾祖師垂祖希永父與訐仕宋皆至大官入國朝以孟頫貴累贈師垂集賢侍讀學士希永太常禮儀院使竝封吳興郡公與訐集賢大學士封魏國公孟頫幼聰敏讀書過目輒成誦為文操筆立就年十四用父蔭補官試中吏部銓法調真州司戶叅軍宋亡家居益自力於學至元二十三年行臺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搜訪遺逸于江南得孟頫以之入見孟頫才氣英邁神采煥發如神仙中人世祖顧之喜使坐右丞葉李上或言孟頫宋宗室子不宜使近左右帝不聽時方立尚書省命孟頫草詔頒天下帝覽之喜曰得朕心之所欲言者矣詔集百官於刑部議法衆欲計至元鈔二百貫贓滿者死孟頫曰始造鈔時以銀為本虛實相權今二十餘年間輕重相去至數十倍故改中統為至元又二十年後至元必復如中統使民計鈔抵法疑於太重古者以米絹民生所須謂之二寶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四者為直雖升降有時終不大相

遠也以絹計贓最為適中况鈔乃宋時所創施於邊郡今人襲而用之皆出於不得已乃欲以此斷人死命似不足深取也或以孟頫年少初自南方來譏國法不便意頗不平責孟頫曰今朝廷行至元鈔故犯法者以是計贓論罪汝以為非豈欲沮格至元鈔耶孟頫曰法者人命所係議有重輕則人不得其死矣孟頫奉詔與議不敢不言今中統鈔虛故改至元鈔謂至元鈔終無虛時豈有是理公不揆於理欲以勢相陵可乎其人有愧色帝初欲大用孟頫議者難之二十四年六月授兵部郎中兵部總天下諸驛時使客飲食之費幾十倍於前吏無以供給強取於民不勝其擾遂請於中書增鈔給之至元鈔法滯澁不能行詔遣尚書劉宣與孟頫馳驛至江南問行省丞相慢令之罪凡左右司官及諸路官則徑答之孟頫受命而行比還不答一人丞相桑哥大以為譴時有王虎臣者言平江路總管趙全不法即命虎臣往按之葉李執奏不宜遣虎臣帝不聽孟頫進曰趙全固當問然虎臣前守此郡多強買人田縱賓客為姦利全數與爭虎臣怨之虎臣往必將陷全事縱得實人亦不能無疑帝悟乃遣他使桑哥鐘初鳴時即坐省中六朝官後至者則答之孟頫偶後至斷事官遽引孟

頴受答孟頴入訴於都堂右丞葉李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養其廉耻也
節義且辱耻大夫是辱朝廷也桑哥亟慰孟頴使出自是所答唯曹史以下他
日行東御牆外道險孟頴馬跌墮于河桑哥聞之言於帝移築御牆稍西二丈
許帝聞孟頴素貧賜鈔五十錠二十七年遷集賢直學士是歲地震北京尤甚
地陷黑沙水涌出人死傷數十萬帝深憂之時駐蹕龍虎臺遣阿剌渾撒里馳
還召集賢翰林兩院官詢致災之由議者畏忌桑哥但泛引經傳及五行災異
之言以脩人事應天變為對莫敢語及時政先是桑哥遣忤都及王濟等理算
天下錢糧已徵入數百萬未徵者尚數千萬害民特甚民不聊生自殺者相屬
逃山林者則發兵捕之皆莫敢沮其事孟頴與阿剌渾撒里甚善勸令奏帝赦
天下盡與蠲除庶幾天變可弭阿剌渾撒里入奏如孟頴所言帝從之詔草已
具桑哥怒謂必非帝意孟頴曰凡錢糧未徵者其人死亡已盡何所從取非及
是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倘以失陷錢糧數千萬歸咎尚書省豈不為丞相深
累耶桑哥悟民始獲蘇帝嘗問葉李留夢炎優劣孟頴對曰夢炎臣之父執其
人重厚篤於自信好謀而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其所知所

能臣皆知之能之帝曰汝以夢炎賢於李耶夢炎在宋為狀元位至丞相當賈似道誤國罔上夢炎依阿取容李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汝以夢炎父友不敢斥言其非可賦詩譏之孟頫所賦詩有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之語帝歎賞焉孟頫退謂奉御徹里曰帝論賈似道誤國責留夢炎不言桑哥罪甚於似道而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然我疏遠之臣言不必聽侍臣中讀書知義理慷慨有大節又為上所親信無踰公者夫捐一旦之命為萬姓除殘賊仁者之事也公必勉之既而徹里至帝前數桑哥罪惡帝怒命衛士批其頰血涌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呼而問之對如初時大臣亦有繼言者帝遂按誅桑哥罷尚書省大臣多以罪去帝欲使孟頫與聞中書政事孟頫固辭有旨令出入宮門無禁每見必從容語及治道多所裨益帝問汝趙太祖孫耶太宗孫耶對曰臣太祖十一世孫帝曰太祖行事汝知之乎孟頫謝不知帝曰太祖行事多可取者朕皆知之孟頫自念久在上側必為人所忌力請補外二十九年出同知濟南路總管府事時總管闕孟頫獨署府事官事清簡有元愆兒者役於鹽場不勝艱苦因逃去其父求得他人屍遂誣告同役者殺撤

詆服孟頫疑其寬留弗決踰月掀兒自歸郡中稱為神明貪廉訪司事韋哈刺
哈孫素苛虐以孟頫不能承順其意以事中之會脩世祖實錄召孟頫還京師
乃解久之遷知汾州未上有旨書金字藏經既成除集賢直學士江淞等處儒
學提舉遷泰州尹未上至大三年召至京師以翰林侍讀學士與他學士撰定
祀南郊祝文及擬進殿名議不合謁告去仁宗在東宮素知其名及即位召除
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延祐元年改翰林侍講學士遷集賢侍講學士資德
大夫三年拜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帝眷之甚厚以字呼之而不名帝嘗與
侍臣論文學之士以孟頫比唐李白宋蘇子瞻又嘗稱孟頫操履純正博學多
聞書畫絕倫旁通佛老之旨皆人所不及有不悅者間之帝初若不聞者又有
上書言國史所載不宜使孟頫與聞者帝乃曰趙子昂世祖皇帝所簡拔朕特
優以禮貌置於館閣典司述作傳之後世此屬啾啾何也俄賜鈔五百錠謂侍
臣曰中書每稱國用不足必待而不與其以普慶寺別貯鈔給之孟頫嘗累月
不至宮中帝以問左右皆謂其年老畏寒勅御府賜貂鼠裘初孟頫以程鉅夫
薦起家為郎及鉅夫為翰林學士承旨求致仕去孟頫代之先往拜其門而後

入院時人以為衣冠盛事六年得請南歸帝遣使賜衣幣趣之還朝以疾不果
行至治元年英宗遣使即其家俾書孝經二年賜上尊及衣二襲是歲六月卒
年六十九追封魏國公謚文敏孟頫所著有尚書註有琴原樂原得律呂不傳
之妙詩文清邃奇逸讀之使人有飄飄出塵之想篆籀分隸真行草書無不冠
絕古今遂以書名天下天竺有僧數萬里來求其書歸國中寶之其畫山水木
石花竹人馬尤精緻前史官楊載稱孟頫之才頗為書畫所掩知其書畫者不
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之學人以為知言云子雍亦並以書畫知
名

趙文敏公松雪齋全集目錄

卷第一

賦

吳興賦

求友賦 答袁養直

紈扇賦

脩竹賦

赤兔鶻賦

卷第二

五言古詩

古風十首

有所思

和于俊感秋五首

詠懷六首

詠逸民十一首

歲莫效剛父雜詩四首

贈道隆上人

遊南山憇山下人家

東郊

春後多陰偶成三首用復無逸來貺

曉起川上贈友

遊弁山

登尊經閣望郊外山水二首

四慕詩和錢舜舉韻

春思

雜詩一首

寄題右之此靜軒

廉山曉行

奉和本齋先生首夏卽事

贈趙虞卿

題董元溪岸圖

贈別夾谷公二首

題舜舉小隱圖

趙邨道中二首

奉酬戴帥初架閣見贈二首

桐廬道中

張詹事遂初亭

送周正平學士致仕還里

寄鮮于伯幾

送程子充運副之杭州

贈茅山梁道士

罪出